

没有Wi-Fi的房间

□南京 关立蓉

九月初,搬了新家,忙忙碌碌,一直没有时间联系安装师傅迁移网络。

新邻居很热情,说,不必着急,我家路由器正好安在你家隔壁。密码是一组好记的数字,回家一试,果然一墙之隔,收到两格信号,有种欣喜的感觉,好像与世界重新接上了轨。

能收到信号的地点是女儿的房间,我们的卧室在中间,只有缥缈的一格信号,忽隐忽现,极不稳定,基本无法用Wi-Fi上网。刚开始,还有点不适应。以往睡觉前总要点开微信,打开朋友圈,然后手指不断下滑。手指划拉之间,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。

搬家后没多久,女儿赴沪读研,房间空着。晚上,我把手机放在她的房间。我以为如此,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间专心读书。但总是心神不定,过不了半小时,我就要跑到女儿的房间,翻翻朋友圈蹦出来的新消息。每晚就这样跑来跑去。

有天晚上,再一次来到女儿房

间,离开时,一束明亮的月光,透过窗户,照射在她的新书架上。书架足有两米多高,一层一层,整齐码放着各类文学和历史书籍。临毕业时,因为疫情,家长不允许进入校园,书籍和行李,是女儿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,从5月开始,几乎每周五晚,从仙林到新庄,地铁2号线转3号线,一趟又一趟,从学校背回来的。现在,毛姆、马尔克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加缪……一个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,在明亮的月光下,闪烁着迷人的光泽。

女儿说,读本科时,每晚和舍友们去宿舍楼下自习室,几个好友围桌而坐,手机开启静音,屏幕朝下。整个自习室鸦雀无声,只有在电脑上撰写论文,敲击键盘的轻微“哒哒”声。读哲学的舍友,卸载了手机上的QQ和微信,只在电脑上安装微信,收发必要的文件。日常消息,通过短信和电话传递,简单明了。舍友的特立独行,果然不同凡响,多篇学术论文获得导师垂青。回忆陪伴女儿读小学、中学的

时光,每周六,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借书,高高的台阶,拾级而上,我们满怀崇敬,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“朝圣”。如今,女儿努力向学的轨迹,如白纸润墨一样清晰浮现在我眼前,我看见她努力前行的背影。

翻开赫尔曼·黑塞的《荒原》,扉页上的几行黑色大字:也许有一天,不管有无导线,有无杂音,我们都会听见所罗门国王和瓦尔特·封·德尔·福格威德说话的声音。人们会发现,这一切正像今天刚刚发展起来的无线电一样,只能使人逃离自己和自己的目的,使人被消遣和瞎费劲的忙碌所织成的越来越密的网包围……

醍醐灌顶。

后来,师傅来移机,我请他安装在角落的小房间,我的房间依旧收不到信号。我下班之后的生活,重新回归了曾经很享受的独处当中。我的想法,精力和时间,都开始专注于我热爱的纸质图书。静谧的夜,一灯一桌一椅一杯茶,足矣。

扒松毛丝

□安徽黄山 崔志强

秋天带着画板来了,层林尽染,松毛丝也如一场黄雨,簌簌飘落。我们带着簸箕出发了。扒松毛丝是小时候的一项乐事。

村后的山上有的是厚如地毯的松毛丝,踩在上面软乎乎的,对我们而言是满地的喜悦,一下扑涌上去。松林里阳光弥漫,宛如金色的音乐,在无声流淌。松脂的香味如蜜掺和在里面,我们如蝶如蜜蜂陶醉其中,沙沙的扒拉声也是细细的音乐在伴奏。

松毛丝虽直苗苗如针,但经过时间的抚摸,阳光雨露的亲吻,也柔软温婉,宛如爱情中的小女子。我们用耙子拢堆,然后用手抱进簸箕里,松香再一次袭击我们。

有时不用挪地儿就可完成松毛丝的扒拉,簸箕装满可爱的小生灵。如果有同伴没有装满,我们立马会集体帮衬,让每个人都收获满满,然后集体出发,迎着温暖的夕

阳走向家的方向。

大多时候我们是不急着回家的,在大自然里玩耍是我们的天性使然。围成一堆丢手绢,或棋子样散落躲猫猫,或爬树嬉闹,大自然里装满了我们的笑声,也收藏了我们诸多童年记忆。

也有时在山上找零食吃。大自然是个大食品柜,野果子、大人种的山芋、萝卜等都是我们的吃食。山上有的是清水潺潺的溪涧,去泥洗净即可啃食,皮就用嘴咬,咯嘣脆,那种声音至今忆起都是那么响亮。

走在晚归的路上,路上还有暮归的牛,哞哞拉着长音,宛如黄昏的吟唱,还有卷着裤腿衣裳爬满泥迹的大人,我们在他们中间虽小,但打眼,因为有黄亮的松毛丝。松毛丝的担子超过我们的身高,无意中拔高了我们的形象,大人都投来赞许的眼光,我们挺胸挺背,刻意加重步伐。

回到家卸下,柴房或是锅灶就堆满了我们的果实,如一座小山,我们心中堆满了喜悦。妈妈烧锅就有了引火柴,丢进灶膛,刺啦一下,黄亮的松毛丝变成黄亮的火焰,在舞蹈,在欢唱,宛如吸收的阳光月光全释放出来,在灶膛里流淌飞翔。

除了引火,松毛丝还可做煎饅和炕锅巴的好燃料,燃烧快,无需撤火,并且温度持久又不热烈。温暖吹拂中饅就渐渐溢香,锅巴就慢慢染上那层明黄。松毛丝温煨的食物都弥漫一股自然特有的芳香。

现在,每当我遇到躺在地上松毛丝仍然倍感亲切,宛如遇到童年小伙伴,那些画面奔涌而来,并隐隐嗅到那股芳香。又是秋天了,松毛丝该铺满山岗了,尽管我不会再扒拉它们,但它们不会在我脑海中走失的,秋天又为我提供打开记忆之门机缘。

一塘秋水

□泰州 宫凤华

闲暇归乡,穿过村前那片楝树林,邂逅一方秋水塘,我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深刻的静穆。晚秋的风,吹出一份清明和凉爽。

秋风起,秋水瘦,仿佛美人褪去雍容华服,换上淡雅素装,亦如舞动长袖的青衣,低吟浅唱,轻舞霓裳。秋水塘,镜子一样,映着岸边小屋、繁密柳树和暗淡天空。丛生的杂草,线条简练,如林风眠的画。夕光中残荷摇曳,既作飘摇之态,又呈袅娜之姿。草丛里散着各色秋菊,袒露着青春和微笑,于萧索中缠绵了秋意。

秋水塘边芦荻萧萧,红蓼傍水,花开如茶,映水而放,玄远而飘逸,发幽思之想。岸边菰蒲,沉郁祥和,快然自足,一派浑然。芦花擎着洁白的信念,诉说着落寞和沧桑,像一片片灿烂的微笑,将野地的清苦和宁静浓缩成亘古的沉

默。桂花隐在其中,其沉敛的诗人气质,极具风度与内涵。

塘边横陈着几棵苍老的苦楝树。苦楝尽力伸展腰肢,向我展示着一种动感与奔放。风过处,叶片簌簌而下,翩跹曼舞,喜悦中流泻些许哀怨。夕阳揉碎塘里,星星点点的橘红,小鱼样在水面上跳跃。夕阳凄婉,如一曲月楼上的缥缈凤箫,一声萦绕碧空的悠长雁鸣。

小屋简陋,柴门虚掩着。村妇芦苇一样,身姿婷婷,在竹桩码头上打捞水花生、水浮萍。屋后长着一大片芦竹,竹叶枯黄,萧瑟寂寥。没有一丝风,周遭一派平和。

塘水清羸,苔上纹痕深浅不一,密布光阴匆遽的隐语。塘水有时是透明的深蓝,将四周芦苇、杂树的影子作为陪衬,有时又化成稠厚的墨绿,将天光云影隐匿在丝绒

般的秋水里。清新雅致的气质,令人想起瑞士少女峰下比油画还要鲜活多彩的布里恩茨湖。

这块清水塘是大地的慧眼,是村庄的灵魂,给村庄增添了神韵和灵性、风采与光泽、生活与活力。当夜色浓墨般浸染万物时,她会默默地回忆,默默地感动。清冷的寒意侵袭肌肤,一股难抑的感奋从脚底传遍全身。我伫立塘边,如同一棵秋树,站在久远的岁月里。

此时,喧嚣和繁杂涤荡无存,巨大的岑寂令人意识模糊缥缈。走进那片空阔澄明的静穆,获得一种体察细微、幽深玄远的清雅乐趣,一种宁静、纯净的喜悦。

这时,一轮皓月蹲在枝杈间,如一面铂金的锣。几颗星子偷窥着宁静的村庄。再次回眸,那一方秋水塘,于静穆中饱含着温情,饱含着殷殷期盼。

椒盐龙头鱼

□广东广州 黄超鹏

九肚鱼的叫法很多,学名叫龙头鱼,又叫狗母鱼,或豆腐鱼、牛奶鱼等等。九肚鱼多是广府人的叫法,其来源是因为粤语狗母鱼的发音与九肚鱼类似,谐音演变而来,又比狗母鱼听上去要文雅一些,故此被广府人广泛应用。家乡潮汕的狗母鱼一般指虾虎鱼,而称呼龙头鱼为殿鱼或佃鱼。

叫龙头鱼则因为此鱼的头部嘴中带有利牙,为肉食性鱼类,爱捕食小鱼幼鱼,有点像传说中水里的龙。还有一传说,说龙头鱼本来有一根硬骨,但在龙王为鱓鱼筹骨时献了出来,身上变得有肉无骨,站不起来,也游不动。龙王大为感动,便把一根龙头拐杖插入龙头鱼的身体中,并认作干儿子,鱼虾见了龙头鱼便如见龙王。至于豆腐鱼和牛奶鱼的说法,是因为鱼的肉质细腻白滑,煮熟后如豆腐如牛奶,且营养丰富。所以,还有食客会生动地形容龙头鱼作“小白龙”,别有一番意境。

九肚鱼可清蒸、可煮可煎可滚汤,吃法很多。家乡人喜欢清蒸和做汤,一来吃其鲜甜,二来处理也方便,还有一种特别的做法是做咸鱼烙。汕头达濠的《渔歌猜调·佃鱼歌》里唱道:“四月梅落沟,乌鱼乌乌扁梳头,佃鱼软身又软骨。”农历四月正是捕获佃鱼的最佳时机,再配以潮汕人自家腌制的酸梅,一同蒸煮,不失为绝佳美味。不过,清蒸与做汤的九肚鱼必须是新鲜九肚鱼,市场里贩卖的多是冰

鲜九肚鱼,蒸后或做汤腥味较重;而煎与煮则考究厨艺,因鱼肉柔软,很容易煎烂或煮烂。所以,个人认为九肚鱼最完美的吃法莫过于椒盐九肚鱼。

买回来的九肚鱼去头去尾,再拉出里面的内脏,剪去鱼鳍,有耐心或手艺高超的还可以去除鱼骨,洗净后将鱼切成三块。加盐、胡椒粉、姜蒜片、料酒等腌制一会令其入味。腌的同时可制作炸粉,超市里有整包的炸粉售卖,懒一点的可以直接购买。炸粉其实是面粉、淀粉与泡打粉按不同比例勾兑而成,要是再加点香料进去,就变成酥炸粉。把腌好的九肚鱼用厨房纸吸下水分,不用太干,保留湿润更方便挂粉,让九肚鱼都包裹上炸粉。锅里放油,油得多,烧至油温四五分热,就可入锅,放下后不着急推动,等其炸得定型再慢慢翻身,炸好后捞起,想吃香脆点的,可以再大火热油,重新扔进去复炸一下,令其更加香酥。炸好装盘,在鱼上撒些椒盐、五香粉等等。炸的时候,掌握火候很重要,不能过高过猛,得中火炸,温度过度,鱼肉没被炸粉包裹到的地方,就容易炸烂出水。

我的丈母娘与丈人很擅长做这道菜,他们在外面的酒店吃到后大加赞赏,回到家中通过看电视学习制作方法,反复研究,终于成功复刻出这道菜式。从此,椒盐九肚鱼就成为逢年过节我们餐桌上的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。

柿子红了

□南京 雷国俊

过去,在我还是孩童时代,一到秋天就巴望两件事:一是吃红彤彤柿子,二是吃红彤彤的大螃蟹。

不仅仅是我,那个年代,这两件事大家都很期盼。柿子与螃蟹,要等到大人从菜场或者街头巷尾的小贩子那里买回来,才有的吃,是很难得的。我家住在施府桥6号(现在的来凤小区),一墙之隔的8号,是单奶妈家,他们家院落很大,有花草有树木,不过大门、后门总是关着,小孩子也进不去。但是我们兄弟姐妹,都知道隔壁单奶妈家的院落里有许多果树,还有一棵多年生的柿子树,每年一到秋天会结好多大果子,其中就有红彤彤的大柿子。

我们从夏天乘凉的时候,就昂起头来看院落的天空,特别是望着隔壁老邻居一墙之隔的单奶妈家,伸过马头墙来的、高高的柿子树头梢,只希望有一天红彤彤的柿子能够掉下来。有一年的秋分节气之后,哥哥在院落里看见了柿子树上有一颗小小的柿子,开心极了!打这以后,我们兄弟两人天天都要在

院落里呆看好半天。终于有一天,我们看到了好几颗红彤彤的大柿子挂在树梢上。于是哥哥找来长叉子去够树梢上的柿子,还是够不到。我又找来一段竹竿用绳子结牢加长,两个人用吃奶的力气把这长长竹竿竖起来,还是够不着,急得一身一头汗。由于两个人力气小,叉子、竹竿支撑不了多久,哗啦一声叉子、竹竿一起倒在院落里。这动静惊动了妈妈与邻居,招来一顿臭骂,也惊动了隔壁的单奶妈。

第二天下午放学回到家,听见推门的声音,不见人影。大家正感到奇怪的时候,单奶妈手里捧着六个红彤彤的大柿子,嘴里喊着:“小乖乖老虎、宝宝(我与哥哥的乳名)来吃柿子啊!”我们见状,一脸的不好意思,躲在妈妈的身后。老奶奶拖着我们兄弟两人的手,交给我们一人一个柿子,我们真是羞愧难言,急急忙忙地跑到外面的街上去了。

那个红彤彤的大柿子,今天想起来,也还是有滋有味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2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